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第三十一回 仙妖配海南上任 父母沒罄潤居喪

七竅命僕持得泥金報帖，暨接母家音，朝夕奔馳，一月有餘，已抵閩里。七竅之母得此喜信，忙將家務檢點，付與堂姪霖兩看守，大治筵席，辭別戚屬。戚屬接連設饌，為之祖餞，盤桓數日，始乘巾車，望皇都坦道而行。曉執征鞭，晚投客舍，不覺寅回斗柄，已到都門。七竅聞母到都，排列執事，接入館驛。母子相見，欣喜自不必言。自母接至，卜吉於二月朔日入贅相府，是日，驛內結彩張燈，鼓樂齊鳴。七竅乘得彩輿，紅旗紫蓋，以及禮儀等物，接連數里之遙。街巷女男，疊肩贊賞，誰不羨探花新貴，贅於丞相府中。但見過巷穿街，頃到相府，炮聲三震，貫耳如雷。七竅下輿，文武官員迎入客廳。香茗獻罷，導至華堂參拜丞相、夫人，然後轉到彩樓，拜見小姐。拜畢，與小姐雙雙共出，交拜成禮，同入洞房。七竅用目一觀，新娘兩旁丫環數十，左右排列錦簇花團，兼之洞房內外紅氈鋪地，牀榻之屬精美難名，七竅此時勝入月宮會嫦娥，幾不知此身尚在人世間矣。交杯後，導至廳前，眾官陪飲，雅樂齊奏，入耳悠揚。

飲至更餘，內婢十二各執紅鸞，彩燈一道，跪請新貴入房。

七竅來至房外，眾婢獻茗求賞。一一賞訖，春容、春花二婢高炳蓮炬，導入房丑C珠蓮以為新郎係前日繡樓所視者，心甚悔恨，俯首悲啼。春容曰：「姑爺已入房矣，姑娘何不迎之？」珠蓮曰：「春花，問爾姑爺是不是七竅？」七竅答曰：「賤名正七竅耳。」珠蓮又謂春容曰：「再問爾姑爺，有八裂否？」春容問之，七竅不解。春花曰：「賀吾姑娘，姑爺以前之七竅，今化為一竅而不通矣。」珠蓮曰：「是如前之七竅，而加以八裂，吾今夜願獨宿焉。」春花曰：「彩樓前交拜之時，姑娘豈未偷視？」珠蓮曰：「以前日所見之醜，不屑觀之，一視目中，令吾愈增憂氣，所以至於此際，吾目尚屬緊閉，未嘗一睜。」春花笑曰：「人言女子心毒，吾不之信，茲以姑娘之閉目待夫，始信之矣。幸而七竅不沉，如果似老僕之七尻八裂，姑娘今夜不要八尻九裂乎？」珠蓮以春花之言妙而解頤，微睜雙目，見得七竅人品俊秀，視不轉睛。春容曰：「姑娘將姑爺之數數清乎？」珠蓮羞不自禁，遂命諸婢散去，夫婦同寢。

次日，相府復設筵席，以款七竅，連飲三日，然後夫婦同歸館驛，朝見拜母。郝相愛婿心切，急為調停，出仕海南太守，走馬上任。七竅夫婦辭別相府，直投海南。

虛靈子天外閒遊，早知七竅海南上任，忙墜塵世，化一漁子，手持巨蚌，叫賣而來。七竅素居山村，從未見此巨蚌，乃命家僕呼至輿前，詢曰：「此蚌得於何所？」漁子曰：「在海角得之。」七竅曰：「售市何用？」漁子曰：「巨蚌肉甚鮮美，可醫百疾，老年食此，又能益壽延齡。」七竅曰：「要銀幾何？」漁子曰：「大人海南上任，吾輩皆百姓也，如其喜之，願以奉敬。」言已，捧獻七竅。七竅命僕接過，交與庖人。賞之以銀，漁子不受而去。

一日，宿於海南西麵館驛之中。晚膳呈時，七竅夫婦陪母共食。老母曰：「庖人今夜所獻何物，味美過於珍饈，食入心間爽快之極。兒可與吾常沾此物焉。」七竅曰：「此物非它，乃漁子在海角內所得之巨蚌也。彼云是肉能消百疾，兼可延齡，不易得之。」言猶未已，春花曰：「婢子入廚，見庖人烹此巨蚌，其肉已成女子之形，漁人再不捕之，必將成精害世。可命百姓多羅巨蚌以烹之。」珠蓮聞此，心甚不安。適春容自廚內出，持得蚌殼兩扇，獻與老夫人。夫人愛其晶瑩，帶入衙內。

自入衙後，珠蓮常以禁羅巨蚌與七竅言，七竅從之。遍帖示禁，如羅蚌者，與殺人同罪。百姓見示，無不訕笑是官必蚌之子孫所轉，故愛蚌如是。又有訕之曰：「是官必以蚌為妻，其所禁乃在於是。不然千載以下，未聞禁蚌之條，何至彼而獨出此示乎。」此言一張，海南億兆嘈雜，是處皆然。七竅在衙，尚未知也。

正心子聞得虛靈子所言，七竅所配，乃珠光之魂附郝相女屍在任，遂來海南地界，化一道長，結緣市鎮，口中常吐四語云：「山水無緣卻有緣，仙子又為水怪纏；道人不利須逃去，自此宜尋洞裡安。」居民不服者，問於老道曰：「海南太守不禁賭，不禁嫖，不禁宰殺耕牛，獨於下車之日禁止捕蚌者，何也？」老道笑曰：「吾有一聯，汝等記之。作官不恤民，豈可稱為民父母；下車專愛蚌，其中必有蚌妖精。」老道言之，士民和之，多事者以紅箋書好，夜黏太守衙門，傳入衙中。七竅命人訪查，皆云老道所作。七竅怒，當即下令，遍於所轄之地，捕擒道士。凡習道者，盡皆棄此他往，而海南於是無復有道士跡矣。

三緘聞此消息，入洞問之老道。老道曰：「氣數如斯，不可強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是人禁道，道祖豈能容哉？」老道曰：「挽此禁道之人，其任還在汝躬。汝宜勤習道妙以待之。」三緘聞言，默然而返，只意日日苦煉其道。

無何而母疾重矣，參苓罔效，叩禱無靈，氣息奄奄，竟歸陰府。母故未久，父疾旋生。剛將母厝深山，而父又亡焉。三緘悲悼欲絕，忙命家僕購材厝父。安厝停妥，墓廬而居。老道時至廬中，層層引入，而三緘已過道中之半矣。

一日，老道來廬，欲以雲遊引之，曰：「內功如是，可望有成，外功不積，仙路難登。」三緘曰：「何謂外功？」老道曰：「利物濟人，一切善行皆是。」三緘曰：「承師指示，弟子願在家內緩緩積之。」老道曰：「凡習道者欲積外功，非雲遊四方，不能積滿登仙之數。為師明日亦要雲遊去矣。汝毋聽外道言，另選異徑，須照平日所習，一步一步煉之。」三緘唯唯。老道囑畢，執杖將行。三緘不捨，牽衣泣曰：「父母已亡，庭無訓誨，所恃師在，朝夕聆聆教諭，入道有機。倘師驟去，弟子道有錯誤，指點何人？望師再留洞中，教訓一二載，俟弟子道根深穩，師即他去，有所定憑。一日道成，不枉師辛苦也。」老道曰：「師非不欲久住此間，常與爾躬切磋道脈，然人各有志，不可強也。弟子珍重，不久還可重逢。」三緘聆訓，愈不能捨。老道誑之曰：「如弟子不能捨師，師歸再作計較，改日弟子來洞商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師如能留，弟子之願也。」言罷釋手。

復禮子乘雲歸洞，自西而來，忽見一股妖風，繞雲下墜。

復禮子向著妖風，追去約有百里，克抵高山之麓。旁一小峰，形低高山，而谷深莫測，其中黑氣如霧，盤結一團。審視逾時，不識何妖踞此野谷，因誦口訣，喚當方問之。當方曰：「前月二十日，小神查及險谷深崖，恐有山妖霸佔，查到是地，突然走出十數妖卒，將小神擒去，罰跪洞前。洞中坐一大王，綠面赤眉，獐獐可畏，虬鬚怒目，指小神大罵曰：『爾查水怪山妖，可知吾否？』小神駭甚，答以不知。大王喝曰：『自今諭爾，凡此谷口休得查及，如違吾令，決不饒汝。』當命數十小妖將吾又出谷外。而今妖聚甚眾，黑霧瀰漫，小神毋敢近之，究不知妖物為何盤踞在此。」復禮子曰：「爾何不私詢妖卒乎？」當方曰：「詢之妖卒，只言吾洞老妖，故小神至今猶未得其名諱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妖之出入行動何如？」當方曰：「妖卒往來，皆屬黑氣，妖王出谷，則黑霧內金光一道，如月之明。小神不過遙而望之，實不敢近耳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妖於平日所攫食者何物？」當方曰：「彼踞此谷已久，尚未見所攫之食焉。」復禮子曰：「不得妖名，如何收伏。爾可為吾前導，吾將入谷視之。」當方曰：「如妖物來時，小神何以御彼？」復禮子曰：「爾隱吾後，吾自有伏之之法。」當方領命，乘風前導。

剛臨谷外，妖卒見而詢曰：「當方來此胡為？」當方曰：「特來洞中與大王一晤。」妖卒曰：「汝晤大王，所稟何事？」當方誑之曰：「吾身後有一鹿妖，欲投大王，求吾為前導也。」妖卒曰：「如是，汝候於此，待吾稟之，容進則進，否則囑彼速退，毋在谷內糾纏。」當方曰：「煩爾為吾誠求，如得見納，俱係汝等同類，汝亦有情。」妖卒聞言，入稟妖王。妖王曰：「鹿妖投吾，有何法術，汝速問之。」妖卒出，問當方曰：「鹿妖投吾妖王，問伊有何法術？」復禮子在後應曰：「論吾之術，迥非凡妖可比。吐氣足以遮天，伸手亦能摘月，至于飛沙走石，喚雨呼風，尚其小技耳。」妖王聞言甚喜，傳入問曰：「汝修煉多年，乃有此術？」復禮子曰：「論吾之修不計年，後山石穴已磨穿，要問老妖年有幾，目中見換幾回天。」妖王曰：「凡妖投吾，皆誇海口，不顯其法，吾不信也。」復禮子曰：「欲見吾法，吾且試之。」妖王曰：「汝速試來，待吾一覽。」群妖聞試妖法，盡皆趨出，同立洞前。復禮子不慌不忙，舉口吐氣，愈吐愈大，頃刻天地不見，如混沌一般。氣收回時，伸手向天，將日摘下，紅光一朵，闊大

無邊。眾妖妖王，個個呆視。

復禮子出其不意，突將紅日向洞拋之，霹靂一聲，火光亂竄，燒得妖卒潛身無處，盡化為蛇蟲鳥獸。惟妖王化作極醜極惡極大之鬼，雙手抱頭而逃。復禮子驚曰：「是妖乃銅頭鬼王所化也。吾想監幽使者禁彼於陰山，胡為逃脫在此，使者豈未告之吾師耶？」意欲歸洞稟告師後，持大法力擒此鬼王。因囑眾小妖曰：「吾欲將汝等誅戮，幸汝等未曾擾害鄉村，汝其各歸洞中，毋得聽鬼王之言，烏合為害。倘故轍復蹈，斷不容之。」小妖得復禮子一言數著，去而無蹤。

復禮子茫茫然歸，稟以銅頭鬼王復出陰山之事。紫霞曰：「此氣數也，任彼所逃。但吾命爾道傳三緘，其功何苦？」復禮子曰：「三緘於神室中修治清淨，可以常見絳衣之士而不病矣。至若庵子玉樹，能令為杖，其功尚歉三分。」紫霞曰：「功夫至此，何不令彼雲遊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弟子曾以雲遊囑之，俟三載服闋，彼自週遊天下，以積外功焉。」紫霞曰：「銅頭鬼王復出陰山，而吾不究者，待三緘雲遊，自收是孽以為附身之役，此時不必追論耳。」復禮子曰：「三緘淺淺道術，安能伏此孽障耶？」紫霞曰：「俟彼出遊時，吾自賜以法器，教以法術，不然道高魔至，如何伏之。」復禮子聆言至是，默默無詞。紫霞曰：「此次代師傳道，頗勞頓矣，可在仙府中靜養數旬，再來聽師驅使。」復禮子退，紫霞復呼正心子而囑之曰：「前日命爾化及洞府，未命傳道，三緘是時灌溉靈根琳條，猶未可以為杖也。今次命爾乘機引導，傳彼扶持衰老之功。」正心子拜辭紫霞，駕動雲車，飄然竟去。

三緘自與老道分別，每將內丹煉後思念老道不已。一日服闋，拜罷雙親墳墓，歸將家務托與老僕趙全仁，以其忠實老成，管理錢銀，自不憂及懷來，可以一心煉道也。

時當盛暑，三緘獨出村莊，直投洞府。一路之上，翹首四顧，目覺林木枯寂，與前大不相同。三緘暗自驚曰：「未經此途其時不久，何山川景象變幻如斯。」待至洞前，則敗葉約堆尺許，洞中老道形影毫無。三緘見而神傷曰：「山川景象變無難，洞口雲封不似前；室邇入遐空悵望，當年舊事付霞煙。」四語言訖，空懷傳道之念而回。

剛出坦途，見一老道手持塵尾，杖掛崖瓢，白髮蒼顏，飄飄然有神仙之度。三緘以為前師返矣，絕塵追之，近而細視，非前師也。詢其何來，老道曰：「從崑崙而來。」詢其何去，老道曰：「向崑崙而去。」三緘恐為野道，不復與語。老道且行且顧，已至歧途，始立而詢曰：「爾三緘乎？」三緘訝曰：「道長何以知吾也？」老道曰：「吾昨日在崑崙山半，得遇道兄，言在磬澗谷中教一門徒，已至不病之地，扶持衰老，不日可得其功。囑吾若見爾時，寄言彼不歸矣，如其道有疑難，命吾為爾參考。但不知爾墓廬守制，孝服可闋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服已闋矣。道長如念吾師之言，肯吾一顧，則敝閭不遠耳。」老道曰：「如是，吾至爾家暫住數朝，為爾參考一二。」三緘得此老道，如獲異寶，遂邀入莊內而請教焉。